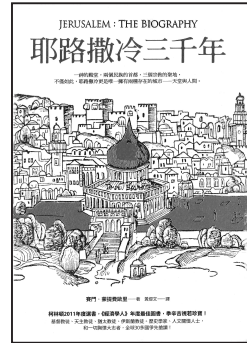


賽門·蒙提費歐里（著），黃煜文（譯）。
《耶路撒冷三千年》。台北：究竟出版社，
2013。（Montefiore, Simon Sebag. Jerusalem:
The Biography. N.Y.: Vintage Books, 2012）.
687pp.



耶路撒冷，一個既美麗又浪漫的名字。1995年以色列宣布次年為大衛王定都耶路撒冷三千年的紀念年；雖然，大部分學者都對此事的歷史真實存有疑問；不過，誰也不願提出來反對就是了。因為，耶路撒冷無論對猶太人、基督徒或回教徒來說都是一個既愛且恨的地方。一般人常誤認耶路撒冷為三大宗教的聖城，其實除了少數猶太人口中認他為聖城外，基督徒到以色列朝聖也只是近年的事。公教會一向以羅馬為第一聖城；對回教徒而言耶路撒冷只是在教中位列第三而已。正統派的猶太人，向來視沙弗（Safad）和提比哩亞比耶路撒冷重要，只是自從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耶路撒冷在宗教和民族的地位上節節上升，基督教與回教不得已才亦步亦趨同尊之為聖城。

然而，耶路撒冷的地位不只是對三大宗教重要，它還是國際時事追擊的寵兒。無可否認，耶路撒冷之所以能脫穎而出，非全因為宗教的緣故：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意大利由於戰時屬軸心國的成員，以及梵諦岡在戰前拒絕扶助猶太人立國，漸漸失去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聖城龍頭大哥的地位拱手讓人。猶太教就更不必說了，自從以色列立國後，耶路撒冷被立為首都，加上考古學的新發現都助長了它的地位。無論1996年是否真的是大衛定都耶路撒冷三千年之日（大概也相差不遠吧），耶路撒冷有着源遠流長的歷史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世界歷史千變萬化，耶路撒冷雖偏處地中海東岸，即使在古時，位置雖不在貫連埃及與雙子河流域的沿海之路（via Maris）之上，也非

屬國人口中常以為驕傲之絲路上的重鎮，它的興衰竟與世界歷史同步。只可惜今天前來朝聖也好，遊覽也好的人，特別是基督徒，只對二千年前的歷史有興趣，對於公元70年後的歷史一概置若罔聞；至於近代以色列立國前的歷史，除了好萊塢的大電影，像《立國誌》（*The Exodus*）或《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等所提供的故事外就是空白一片。

在未介紹本書的內容前，容我先介紹本書的作者；這不僅是因為我國讀者對他認識不深，更因為他的身分與內容寫作息息相關。作者蒙提費歐里的來頭很大，他是英國著名的通俗歷史作家，擅長傳記文學，曾得多項國際大獎。他是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會員；繼承家族傳統，又是一位銀行家。提到蒙提費歐里，一個英國猶太財閥家族，成員及生意遍布全歐。賽門的高叔祖父乃著名的摩西·哈葉·蒙提費歐里男爵（*Sir Moses Haim Montefiore*，1784-1885年），他除了是位大財閥外，又是一位澤及地中海東岸的慈善家；當然，更是錫安主義的先行者，幫助當時耶路撒冷貧窮落後的猶太社團不遺餘力。他用過的馬車，今天還好好地保留在青年會附近昔日所建村子的風車下。響噹噹的大名，耶路撒冷之中無人不曉。有着這樣的一個家族背景，難怪許多一流學者都願意和作者分享甚至還未出版的一手資料。

本書原名《耶路撒冷傳記》（*Jerusalem: the Biography*），以傳記的形式來介紹耶路撒冷錯綜複雜的歷史。全書的章節都是按傳統歷史分期來鋪陳；從內容的長短來看可分為九大部，外加後記以為補充。

第一部〈猶太教〉是從大衛攻佔耶路撒冷開始至公元70年，羅馬將軍提多帶兵平亂，將之直接置於羅馬的統治。第二部〈異教〉，簡述猶太人兩次戰爭之間的歷史，那時的耶路撒冷被改名阿埃里亞·卡皮托尼那（*Aelia Capitolina*）。第三部〈基督教〉，主要敘述拜占庭（俗稱東羅馬帝國）最重要的兩位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怎樣建造全新的耶路撒冷。第四部〈伊斯蘭教〉分析自穆罕默德夜行升天，創立回

教，死後教內派系的流變以及不同派系的統治者與耶路撒冷的關係。大石館（The Dome of the Rock，不是圓頂清真寺）的建造和聖塚堂的被焚毀自是本段的重點。第五部〈十字軍〉。對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來說，十字軍東征絕對是一場大災難；況且，今天耶路撒冷仍存留了不少十字軍時代的建築甚至遺裔，作者由頭到尾詳盡交代（只到第三次為此，因為獅心王理查之後就再沒有到達耶路撒冷）。第六部〈馬木魯克王朝〉。今天的耶路撒冷老城的外貌，可說是從馬木魯克人開始。可能由於馬木魯克人本是蘇丹雇用的奴兵，所以留下的記錄和古蹟也不多，不過，蒙古西征而建立的帖木兒帝國開始與馬木魯克人接觸。雖然，耶路撒冷的故事並不在蒙古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卻是多了一分親切。第七部〈鄂圖曼帝國〉敘述了土耳其人鄂圖曼帝國初期（1517-1799年）的故事。第八部〈帝國〉。拿破崙不成功的東征前後只有一年，卻敲響了中東地區對新十字軍入侵的警鐘。雖然他志在耶路撒冷，可惜在阿卡慘嘗敗績，只能鍛羽而回；不過，拿破崙的東征卻為歐洲列強開下染指中東的先河。之後就是列強接踵而至的歷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摩西·哈葉·蒙提費歐里大人的事蹟。最後的一部，也是最長和最重要的一部，當然是有關以色列立國的歷史。由德雷福斯事件啟發赫茨爾創設錫安運動、貝爾福宣言、獨立戰爭至六日戰爭都一一縷述。作者本來認為以色列的近代史說到六日戰爭就足夠了；不過，最後，他還是補充了〈後記〉，分析奧斯陸協定的前因後果；希望讀者透過了解耶路撒冷的過往，對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將來可以有一個金色的盼望。

作者除了以這種「說故事」的形式來纂寫歷史，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外，作為一本專門論說耶路撒冷歷史的書籍，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談論耶路撒冷的主權。作者只客觀地陳述過去許多人對擁有耶路撒冷付上的感情和努力。他認為耶路撒冷是世上唯一擁有兩種存在的城市——天國與人間。所以，每個人心中都可以有自己的耶路撒冷。然而，在人間就算得到無與倫比的恩寵，也比不上在天國的榮光。他說：

城中不同宗教的聖地：大石館、西牆（哭牆）和聖墓教堂沐浴於日光之中，散發出奪目的光采。但金門依然深鎖，直到末日來臨，它才有重新開啟的機會。（頁656）

本書的寫作目的也相當令人側目：作者開宗明義地表示以講述耶路撒冷大大小小的故事來說明耶路撒冷的現貌是歷史形成的結果。

他反對狹義的民族歷史觀；他說：

歷史對耶路撒冷的影響極為巨大，因此不斷地遭受扭曲：考古學本身就是一股歷史力量……一個以追求客觀與科學為職志的學科，可以用合理化宗教與種族的偏見，同時為帝國的野心提供正常化的理由。（頁13）

他又一語中的地指出：

只要一提到耶路撒冷，學界與考古學的辯論總是充滿敵意，有時還出現火爆場面，甚至導致暴亂與鬥毆……早期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與一些研究愛好者，將手邊極其有限的資料加以擠壓、塑造與粗暴對待，使其能合乎他們在充滿自信下主張的各種可能理論。（頁14～15）

要寫一個人的傳記容易，要寫一個城市的傳記可不容易，要寫一個有三千年歷史的城市的傳記就幾近不可能。除了需要廣泛搜集考古學的資料外，還要發掘（不是考古發掘）許多不為人知的手記、書札、傳聞、墓誌銘、家族傳統和官方未有發表的檔案等，但作者憑藉也的人際關係和無比的毅力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但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這種特殊關係而得的資料，外人很難予以客觀的評價。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立論具有明顯理性主義的色彩，即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耶路撒冷的歷史，反對傳統錫安主義僵化的觀點和刻板的做法。作為一個猶太大家族的知名人士，他的勇氣實在令人佩服。

最後，我不能不對本書的中譯本狠加批評。首先是書內地名、人名的翻譯追隨大陸生硬的譯法。譯者的確盡量採用中文聖經和合本的譯名，但只限於聖經曾提及的人名、地名，其他的地方就採用大陸向來的譯法。以原作者的名字為例，Simon Sebag Montefiore，Simon竟譯作賽門（為甚麼不是西門？），至於姓氏的翻譯就更加慘不忍睹。本來繼承民國典雅的台灣文風為何竟是一衰至此？基辛格甚麼時候變成了季辛吉？另外一些重要的名字應先小心查考，不應人云亦云。例如：The Dome of the Rock不是一座清真寺，不可擅譯作「圓頂清真寺」。

其次，在原著附有的珍貴歷史圖片在中譯本都沒有隨文刊出，反而加插的是一些更像推廣旅遊的照片和那片隨書附送與本書內容毫不相關的光碟。

最後，也是最要命的是，譯本刪去了原著書末的附注（end-notes）和索引（index）。我常教學生寫書評時不要評人家所沒有寫的；但這些是原著已有的，為何把這麼重要的部分丟掉呢？台灣出版的《牛頓雜誌》或國內的翻譯書如《猶太教——一種生活之道》還會加上中外名詞的對照表哩。如果說假設讀者有需要的話自會找原著參閱，那我就請大家買本原著好了，反正價錢可能比中譯本更加便宜。順便提醒大家，英文原著有兩個不同的版本，英國的和美國的，書的大小不一樣，買時要小心。

甘汝誠